

風 流 人 物 袁 世 凱

● 黃 祿

不好讀書最愛馴馬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庭，別字容庵，清咸豐九年陰曆八月二十日（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河南省項城縣的袁寨。他的父親袁保中是縣裡的大紳士，一生沒有做過官，從袁保中開始，袁家的家譜是按「保、世、克、家」四個字往下排的。袁世凱是袁保中第四個兒子，他們兄弟姊妹一共九人。

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慶，於一八五八年鄉試中舉，靠辦團練起家，因剿捻有功，由郎中升任道員。袁保慶無子嗣，袁保中即將袁世凱過繼他為嗣。

袁世凱八歲時隨叔父到濟南讀書。後來他的叔父調任江南監巡道，袁世凱隨叔父赴南京任所就讀。他極聰明，但不肯好好讀書，經常外出玩耍，喜歡打拳、騎馬、下棋、賭博，他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喜歡騎著馬四處遊玩，南京的名勝如清涼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馳騁的所在，也就在那個時候，他就能很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馴服的烈馬。袁世凱後來棄文習武，不

能不說是與此有關。

袁世凱的嗣父有一個很得寵的姨太太名叫金玉，與原配牛氏不和，袁世凱當時年紀雖小，卻能在這兩個人中間設法調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歡他，並且他們還在丈夫面前掩蓋他不好讀書和不務正業的種種行爲。

父命難違勉強結婚

一八七六年春，袁保慶在南京任所病故，袁世凱隨家人扶柩回項城安葬，那時候他已經十八歲了。這時由袁保中作主，給袁世凱定親。袁保中不問兒子同意與否一手包辦，同年十月，將于氏過門完婚，于氏的父親也是當地的豪紳，與袁保中素有交情，他們門第相當。于氏雖是大家閥秀，但相貌平平，沒有讀過書習過字，爲人又不聰明。袁世凱自幼便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美人見過不少，因此對娶這個鄉下姑娘爲妻十分不滿意。無奈父命難違，只好勉強服從。

婚後，于氏一直未能取得袁世凱的歡心。夫妻爭吵更是家常便飯。一八七八年秋天，于氏穿得俗氣，袁世凱本來就視她不順眼，一看到她這身

打扮，氣不打一處來，便罵道：「你這身打扮，活像個審姐。」于氏也不示弱，便說：「我可不是審姐，我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原來，袁世凱的生母劉氏是袁保中買來的一個姨太太，袁世凱以爲于氏這句話，有意揭他的傷疤，竟敢罵他親娘，便怒火萬丈，破口大罵不止。從此以後，袁世凱一直耿耿於懷，發誓要折磨她一輩子，他再也不理會于氏了。進進出出，看到于氏如同沒有看見，就像她不存在一樣，于氏有心和他搭訕，他絕對不理，爲了解除寂寞，他在外面開始沾花惹草。不久，他聽說本地開豆腐店的黃家有一位十分美麗的女兒，人稱「小白菜」，她雖出身小戶人家，卻長得十分漂亮。美麗的臉蛋，白晰的皮膚，高高的個子，當地人還有叫她「玉人」的，有的人還爲她編了順口溜：「嫩豆腐、小白菜，人人見了人人愛。」袁世凱只聽美傳，但一直沒有親眼見過。

豆腐西施暗通款曲

一天，袁世凱約了幾個青年朋友外出遊玩散心，路過黃家豆腐店，看見一位年輕美貌女子正

坐在門欄內洗衣服。她雖沒有打扮，也沒穿華麗的衣服，但她容貌出眾，在袁世凱看來，似乎是天女下凡。他佇立那裡看個不停，同行人走得很遠，他才發現，抬腳急速猛追，還戀戀不捨地回頭張望。他的朋友徐東海見到他對小白菜如此愛慕，不免取笑說：「慰亭，你若真是看中了這個嫩豆腐小白菜，我有辦法幫你弄到她。」袁世凱對這話並不放在心上。當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入非非，翻來覆去睡不著，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一條妙計來。

第二天，袁世凱早早起床，叫佣人把豆腐店黃老闆請來，袁問黃：「我想每天早上吃碗豆漿，是你們送來好呢？還是我去你店裡吃好呢？」黃老闆一聽十分高興，正想答話，袁世凱便搶著說：「我看這樣吧，還是我自己去店裡吃吧，又熱乎又新鮮。」說完拿出錢來給黃老闆，黃收過錢便告辭了。

從此以後，袁世凱每天早晨風雨無阻到豆腐店去喝豆漿。實際上他是以喝豆漿為名，為的是能更接近美女小白菜。日子一長，袁世凱和黃家一家都熟了，話也就多起來，黃母很快就發覺袁世凱的用意，袁家乃本地大戶，她便順水推舟，鼓勵其女小白菜與他接近。小白菜看到袁世凱少年英俊哪有不愛之理，二人眉目傳情，還不到十天便私通起來。爲了二人能長久呆在一起，袁世凱便向黃老闆夫妻要求收小白菜為偏房。但他們要他出一千大洋，好說歹說也不得少於五百大洋，袁世凱娶妾心急，東奔西跑，背著家人，湊足三百大洋。還差二百無著落，最後將于氏的首飾

偷了一些拿到當舖作抵押，才湊足五百送到黃家。正在商議如何辦喜事時，沒想到此事很快被于氏發覺，報告袁的父母，袁保中得知後大發雷霆，一定要袁世凱斷絕與小白菜的來往，如若不然，就要逐出家門，不承認他為袁氏子孫。袁世凱無奈，只好與小白菜商議，決定暫緩過門，袁先出外創業，一有立足之地，立即回鄉來接小白菜團聚，黃老闆夫妻和小白菜都同意這樣做。袁世凱的美事被于氏破壞了，從此他更加痛恨于氏。

過了幾天，袁世凱對袁保中說：「孩兒無能，兩次鄉試，都名落孫山，老呆在家裡也不是辦法，我想到外面闖一闖。」袁保中間他想到哪裡去呢？他說：「吳長慶是我家世交，現任山東登州淮軍統領，我想投奔他去。」袁保中夫婦欣然同意。于氏聽說袁世凱要出遠門，還有惜別之意，但袁世凱卻不理她。

棄文就武外放朝鮮

一八八二年三月，袁世凱二十三歲那年，從此棄文就武。離家的前夕，又來到豆腐店，和小白菜告別，二人千言萬語，訴不盡的衷腸，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踏上征途了。

走了多日來到登州，拜見了吳長慶。原來吳長慶是袁世凱叔祖父袁甲三的老部下。他一見袁世凱千里迢迢來投奔，非常高興。再一看袁世凱一表人材，頗為賞識，便收留在他身邊，從此以後，袁世凱便平步青雲，一步一步向權力頂峰邁進。

運氣總是降到幸運者的頭上，袁世凱就是一

個。一八八二年的夏天，吳長慶奉命率軍進駐朝鮮。袁世凱自然隨軍前往。那時他年僅二十三歲，少年英俊，為人機警靈活很得吳長慶的賞識，授以隨軍參贊之職，遇有要事，總要找袁世凱商量對策。只要吳長慶聽從袁世凱的策略，一切進展都非常順利。因此朝廷對吳長慶駐朝的使命非常滿意。吳長慶也多次奏請朝廷表彰袁世凱的貢獻。吳在臨終前，上書朝廷，力保袁世凱代他出任。一八八五年十月，李鴻章保荐年僅二十六歲的袁世凱為大清國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

袁世凱獻計幫助韓王和閔妃除掉了政敵大院君，從而深得韓王和閔妃的信賴。袁世凱又建議韓王精選將士，組建義勇團，充當王室衛隊。袁世凱被聘為練兵大使，協助把義勇團訓練成爲一支勁旅。同時還幫助韓王採取很多措施，更加鞏固了王室的統治地位。

閔妃嫁妹移花接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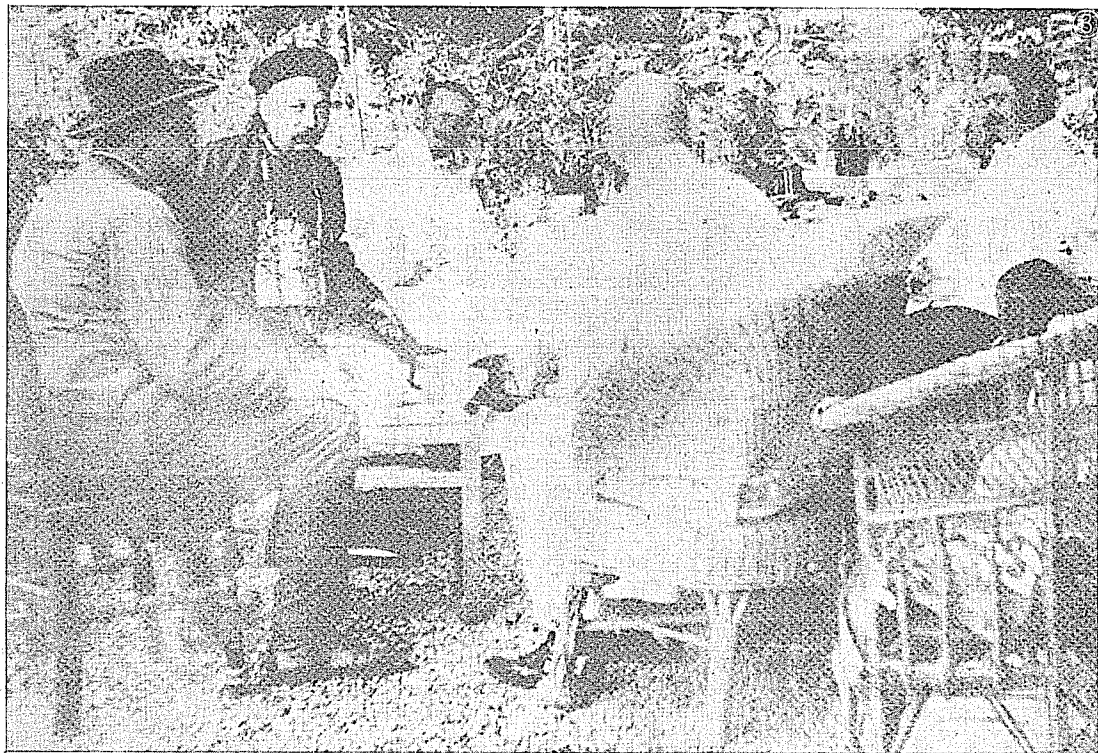
閔妃豔麗無比，當時有世界第一美人之稱。她既感激袁世凱除掉政敵，又敬慕袁世凱的才貌和爲人，有意以身相許。袁世凱生性好色，隻身來到朝鮮，早已不甘寂寞，閔妃有意，袁世凱多情，不久，袁閔就私通了。他們爲了達到經常幽會的目的，又不會引起宮廷內部的懷疑，閔妃便想出一條計謀來，想將自己的妹妹碧蟬嫁給袁世凱，往後可以藉看望妹妹的機會，來到袁的住處與其幽會。主意已定便回娘家與碧蟬商量。她對碧蟬說：「袁世凱是中國的美男子，他儀表堂堂



①就任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的袁世凱。

②任直隸總督時的袁世凱。

③袁世凱在山東巡撫任內與外國代表晤談。



，才能超人，將來必成大器。」碧蟬的姿色並不遜於閔妃，也具有傾國傾城之貌，曾立志非英雄莫嫁，既然姐姐看中的人，一定是非凡人物，她就同意了。

過門以後，閔妃幾乎每天都要來到袁的寓所，以看望妹妹之名前來與袁私通，日子一久，很快被碧蟬發覺，她怒不可遏，嚴詞質問袁世凱，袁一看隱瞞不過，只好如實相告，碧蟬一聽，泣不成聲，想不到自己的姐姐會做出這樣事來，轉念一想，事到如今，生米已成熟飯，無法挽回。

想了很久，哭著對袁世凱說：「妾已被姐姐出賣了，現已以身事君，已無法反悔，為今之計，爲了你的生命與名譽起見，我想姐姐是三韓國母，你是駐外使節，你們哪能爲所欲爲？如果國王知道你們的事，他豈能放過，何況王族中有不少激烈份子，一旦知道你們的秘密，必定會以嚴厲的手段來懲罰你。」袁世凱一聽的確如此，內心不免有些恐慌起來，沉默一會兒便問碧蟬：「你看怎麼辦才好呢？」碧蟬說：「姐姐已經迷上了你，她的個性我知道，要想勸她回心轉意是不可能的。我想唯一的辦法不妨將你國內的正室夫人接來，到那時姐姐就不敢再來糾纏你了。」袁世凱聽從了碧蟬的意見。

袁世凱派人持重金來到項城，他並沒有去袁府，而是來到黃家豆腐店，將小白菜接到朝祥。小白菜到達那天，袁世凱親自到碼頭迎接，並悄悄地告訴小白菜納妾碧蟬的事，要小白菜以正室自居。小白菜一聽袁世凱又納了妾，心裡十分不快，想要立刻回去，經袁世凱百般安慰才算平息

下來。後來碧蟬終於得知小白菜不是袁的正室，便與小白菜互相爭名分高低，都想爭爲大姨太太，二人天天吵鬧不已，各不相讓，袁世凱無奈，只好讓兩位並列，不排名次，爲了區別起見，對小白菜稱中國姨太太，對碧蟬稱高麗姨太太，在時間分配上，前半個月袁與小白菜同住，後半個月袁與碧蟬同住，就這樣，總算把她們的糾紛解決了。閔妃從此以後就再也無法接近袁世凱了。

朝鮮脫險三娶阿桂

一八九四年，袁世凱奉調回國，當他正準備回國的時候，忽然得到一個秘密情報，說是朝鮮的東學黨打算在他回國途中派人謀殺他，他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便化了裝，改變了回國路線，就這樣，他才得以安然脫險。

袁世凱回國後，尚無委派任何職務，暫住天津，終日無所事事。有時上賭場，有時上妓院。有一天上午，袁世凱走到一家不大的賭場門口，只見場中空無一人，他走了進去，老闆見有來客，笑臉迎上前去。坐定後相互攀談起來，從言談中了解到老闆姓何，河南洛陽人，家中有小女名叫阿桂，現年十八歲。袁世凱也將自己的身世特別出使朝鮮的情況敘述一下，賓主都是河南同鄉，越談越熱乎，何老闆認爲袁世凱曾作過駐朝鮮使節，今後必然大有作爲，更加殷勤款待，中午仍無生意可做，特爲擺下酒菜，盛情招待。席間，袁世凱趁酒酣耳熱之際，滔滔不絕大談朝鮮見聞，還添油加醋描述一番。阿桂原在房中並不注意地隨便聽聽，但袁世凱講的外國見聞實在精采

，吸引著這位求知欲很強的十八歲姑娘，她感到在房內聽得既不清楚也不完全，索性走出房間，來到客廳站在桌後細聽父親和客人的談話，不時發出讚美之聲，對感興趣的地方還要問上幾句。袁世凱見妙齡美女對他的話感興趣，說起來更加有勁，眼睛不時盯住阿桂注視。阿桂看見袁世凱風度翩翩，能言善道，心想將來一定大有成就，內心不免產生愛慕之心。袁世凱看到阿桂美貌標緻，頓起色心。從此以後袁世凱三天兩頭必來何家一趟。久而久之，與何家混得很熟，阿桂也與袁世凱更是一日親近一日，很快便卿卿我我私通起來，何老闆夫婦有意巴結這位駐外使節，對阿桂和袁世凱的接近是默許的。他們以爲袁世凱一定腰纏萬貫，將來晚年有個依靠。袁世凱看準了他一家三人的想法，更加無所顧忌。阿桂很快有了身孕，何老闆乘機對袁世凱進行敲詐，要袁世凱付出五千元大洋將阿桂娶走。阿桂在袁的接觸中深知袁的底細和目前的困境，不忍強其所難，便和袁商議好巧妙地來到袁的住處，恩恩愛愛地過他們的小日子，未讓袁破費一兩銀子就娶到了阿桂，成爲三姨太太。

常到天津妓院獵艷

袁世凱在天津混了一段時間，後來被李鴻章派往小站去督練新軍。閒居時與天津的阮忠樞結爲朋友，阮不時在經濟上幫助過袁。袁世凱對阮忠樞極爲感激，在袁充任練兵大臣時，便聘任阮忠樞爲全軍參贊兼職總文案。阮俸祿優厚而無所事事，常去妓院獵艷，他與妓女小玉結下了不解

之緣，欲納為妾，要得到袁的同意。袁當即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情，嚴正地當面駁斥了。阮忠樞自己也覺得這既是關係到軍譽的大事，長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罷。過了不久，袁世凱說要到天津辦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後，天色已晚，袁世凱便邀阮先生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內鋪設得非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燒，並且還擺設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裡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面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面從裡屋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俊俏佳人。阮忠樞當時不明白所以，真是如入五里霧中，及至定睛細看，才知道這位新娘不是別人正是自己要娶的小玉。原來，袁世凱在阮忠樞和他商量之後，就常到妓院獵艷，並秘密地派人給小玉贖身，等到把事情辦理妥貼後，他才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以後，阮忠樞更加忠實地為袁世凱效勞，一直到洪憲帝制時，還是始終如一的。

還有另一種傳說，與上述故事類似，只是袁世凱與阮忠樞換了個位置，至於那個是真那個是假，只好由讀者諸君判斷了。

又結新歡娶柳三兒

阮爲了報答袁世凱知遇之恩，便投其所好，將小玉的義妹柳三兒介紹給袁世凱，這柳三兒色藝俱佳，一般人她根本看不起，即使一般豪富也不在她的眼裡，很多人出手很大仍遭她的白眼。想不到柳三兒竟了袁世凱後竟一反常態，態度極爲熱情，雙方都有愛慕之意。阮忠樞得知後極力促袁將柳三兒贖出爲妾。袁世凱說：「根據朝廷

的戒律，不得納妓爲妾。天津爲近畿重地，官場耳目衆多，如果納柳三兒一事張揚出去，要受處罰。再有，還要提防我家的雌老虎們。」阮忠樞沉思片刻說：「大人盡管放心，我一定從長計議，力求把事情辦好。至於你家中的各位太太由你安置好。」

當天，阮忠樞去找段芝貴商量。段芝貴何許人也？他當時還是一位候補道員，沒有正式任職，正在天津等待任用，正想巴結權貴。阮忠樞一說來意，段芝貴認爲正是天賜良機，立即想出一條妙計，如此這般描述了一番，阮忠樞聽後大喜，各人便分頭行事。阮忠樞趕到柳三兒的妓院，告訴袁世凱要娶她爲妾，幫她脫離苦海，三兒一聽欣喜若狂，阮將計謀細說了一遍，要三兒依計行事。段芝貴花了近千元大洋買到一幢漂亮的房子，內外粉刷一新，又添製了家俱，室內外張燈結綵，如同新房一樣。一切安排好後，他便來到妓院找到老鴿，提出要替大富翁親戚物色姨太太，指名要柳三兒，老鴿說：「我家柳三兒乖僻成性，不要說大富翁，就是當今的達官顯宦都不放在她的眼裡，就單憑有錢想娶她，那可不行！」段芝貴說：「我這位有錢的親戚可不同於一般人，他少年英俊，富甲一方。你要多少錢，他會給你多少錢，絕不還價。」當下老鴿問柳三兒，三兒答得倒乾脆：「一切由老媽作主。」老鴿聞後大吃一驚，想不到她竟如此爽快地答應下來。老鴿以爲三兒其貨可居，便要三萬大洋的贖金，段芝貴立刻答應。

第二天，段芝貴交齊贖金，將三兒接走。當

晚袁世凱思念柳三兒心切，又來到妓院，老鴿說三兒已被人贖走，袁一聽懊惱不已快快而去。

又過了一天，阮忠樞來到袁世凱住處，見袁悶悶不樂，問明原委，暗笑著對袁說：「我又替你找到一個絕頂漂亮的女人，簡直像柳三兒雙胞胎，約好今晚相見。」袁一心想著柳三兒，心情懊喪，哪也不願去，阮說：「一定要去看看，我包你看得上，否則，你拿我是問。」袁勉強同意，與阮乘車同往，來到一處房前停下。見堂上張燈結綵，紅燭高照，袁不願進去，阮硬把袁拉進房裡，突然從房內走出一個美女，袁世凱定神一看，這美女不是別人，正是他心上人柳三兒，頓時心花怒放，急切走上前擁抱。這時段芝貴也迎了上來。袁世凱問何以如此，阮、柳、段三人便將經過情形原原本本說了一遍，袁世凱聞後樂不可支。當晚袁柳就在房中拜了天地，柳三兒便成爲袁世凱的四姨太太。段芝貴也受到袁的賞識，不到半個月時間，任命段芝貴爲全軍總提調。

喜新厭舊紅紅進門

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期間，贏得了好名聲。本來袁世凱是沒有受過軍事教育的，但是自從他投效吳長慶的軍隊以後，他對軍事上的事情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是野外演習，他都跟著觀看。他所以這樣做，表面上說是監督考查，實際上卻是跟著學習。就這樣，他漸漸由外行變成內行。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對小站練兵時期的各級軍官和幕僚，幾乎都能

認得出他們的面目，叫出他們的姓名，並且還能大致了解他們每個人的心性脾氣以及他們的長處和短處。他還特別注意抓住發放餉銀的事，他決不許有吃空額、冒領等事發生，在每月發放餉銀的時候，他一定親自點名，按名發給。由於他辦事認真，他所練的新軍，在當時極享盛名。

清廷看袁練兵有成，便任命袁世凱在山東德州（民國後改為德縣）著手創辦兵工廠，加任袁為該兵工廠會辦，命其前往德州負責籌建工作。

袁世凱隻身前往，不帶家眷。袁世凱平素一日不可離開女色，到德州不到半個月便不甘寂寞，到花街小巷去消磨時光。他在妓館裡看中一個名叫紅紅的女子，河南梆子唱得很好，長相也俊俏，遂出三千大洋，將她買到寓所為妾。袁世凱一生有一個特點，凡是她喜歡的女人，不惜重金羅致。一旦有了新歡，舊的再好，也就冷落在一旁了。買了紅紅以後，就把柳三兒放到腦後了。等到袁世凱調任山東巡撫，紅紅又被冷落了，而紅紅又是一個不安於室的女性，後與家奴私通，被袁世凱發覺後，設下毒計，假裝准其雙雙歸往德州，二人在歸途中，袁派人在半途將他們殺害了。從納妾到殺害，前後不到五年。

洪姨太太最得人緣

袁世凱自德州回到天津，有一個名叫洪述祖的軍需官，因發軍餉事與袁的心腹張標統發生口角。袁偏聽了張標統的話，漸漸與洪疏遠，有撤其差事之意。洪述祖聞後心神不安，苦思冥想要討好袁世凱，他認為袁世凱最喜歡女色，要改變

他的處境，只有美女才行，便想到他美麗的胞妹。一天晚上，洪述祖來到袁世凱的公館，悄悄地對袁世凱說：「我知道大人需要女子照顧，特地從外地買來一名年輕美貌的女子，年方十九歲，若大人不嫌棄，請收留為妾。」袁世凱一聽高興的不得了，當即同意收留。第二天，洪述祖將胞妹送往袁處，袁一見這位絕代佳人，喜出望外，當晚即納之。按先後順序應排為第六房姨太太。事後袁世凱知六姨太太原來就是洪述祖的胞妹時，非但不想辭退洪述祖，而且還對他特別看重。

袁世凱的喜新厭舊，引起了前五房姨太太醋勁大發，暗地裡給她取一個綽號，叫她潘六兒，周為西門慶的第六個姨太太是潘金蓮，藉此來影射她。袁世凱知道後一反排數的辦法，不許稱洪為六姨太太，而規定讓大家稱為洪姨太太，以示洪氏不同於「潘六兒」。洪姨太太為人聰明，她既能博得袁世凱的歡心，又能左右逢源，舉家上下對她都很好，跟隨袁世凱二十年不失寵。有一天，一個女僕不小心把一件朝鮮王妃送給袁世凱作紀念的古花瓷杯打碎了，這個花瓷杯是袁世凱最心愛的寶物。洪姨太太知道後覺得事情嚴重，想為女僕解脫困境，想了多時，終於想出一條妙計，教女僕用另外一個花瓷杯裝上參湯，再將古花瓷碎片放入其中，乘袁世凱午睡未醒時端到他床前，女僕突然驚叫一聲跌倒在地，杯碎湯翻，驚醒了袁世凱。袁問何故，女僕說：「剛才我端參湯送到大人床前，見一條很粗的紅色蛇纏繞在大人身上，張著大口，舌頭伸得很長。我見狀大驚，嚇得我跌倒了。大人心愛的古花瓷杯也給打碎了，參

湯也灑了，小人真是罪該萬死！」袁世凱聽罷，並未生氣，倒想起若干年前一位算命先生說袁是「龍子相」，將來必能登上皇帝寶座，女僕所說的紅色蛇纏身之事，正應了算命先生的話，心中暗喜。打碎瓷花杯事也算不了什麼了，也未責備女僕，只是叫女僕對任何人都不可說起看到蛇的事。其實，算命先生說的袁世凱要當皇帝事，只對洪姨太太說過，其餘任何人都不知道。洪姨太太編造這個故事只是為了救女僕的性命。

重孝在身照娶不誤

辛丑和約簽訂以後，李鴻章病死了。袁世凱奉命繼李鴻章之後，由山東巡撫升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冷落在家多年的原配夫人于氏，這時也被接到任所，仍為名譽夫人。于氏有一名隨身婢女姓范，是袁世凱的奶媽范氏的小女兒，她雖是鄉村姑娘，但很有姿色，並且能善解人意，于氏非常喜歡她，留在身邊當貼身丫環。范姑娘隨于夫人到袁府後，袁世凱一見她美貌無比，不免又動了心。便找來于氏商量，想收范姑娘為妾，但于氏不同意。袁世凱無奈只好暗地裡勾引范姑娘，不久，范姑娘便有了身孕。于氏見范姑娘肚子一天天大地起來，便追問是與誰有的孩子，起初她不肯講，後來在于氏的嚴厲追問下，才講出是袁世凱的，于氏怒不可遏，與袁世凱大鬧一場，最後還是同意收范姑娘為第七個姨太太。

收范姑娘為七姨太太沒有多久，接到家中噩耗，養母牛太夫人病歿於原籍。袁是過繼給叔父保慶的，牛太夫人為保慶的妻子，自然和親母親

一樣，朝廷破例准其一百天喪假，回籍料理後事。袁世凱到家後安葬了養母，居喪守孝在堂，但他一向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早已不耐煩這種日子。正在此時，本地巨紳張鎮芳得知袁世凱居喪在家，便來袁府探望。張鎮芳早就想躬身於政界，正想找靠山。因他和袁是同鄉，在一次集會中便將自己想入仕途的想法說出來，但袁表示為難。張鎮芳回家後左思右想，還是用美人計最好。想到自己家中剛買來一個丫環葉氏，年方十八歲，原來自己買來想作偏房的，可是其妻不同意，拚死拚活不准張鎮芳納妾，張鎮芳無奈，只好將葉氏寄養在親戚家裡。第二天，張又去袁府，不再提做官事，只說他收養的葉氏是何等美貌，因其妻不准納妾，只得轉賣，本來袁世凱好色成名，一聽說有美女立即垂涎三尺，流露出想見面之意。張順口說，如果袁大人有意，可送來做偏房，袁未表示反對。當晚張便將該女子送到袁府，袁世凱也不顧重孝在身，當夜便與該女同居。還嚴厲交代上下家人，不得將此事張揚出去。張鎮芳為求官職，忍痛將自己選中的姨太太送給袁世凱，果然產生了效果。不到一年，張鎮芳以補道員資格一躍而為長蘆鹽運使。

一生好色妻妾成群

袁世凱奔喪後，攜回新娶的八姨太葉氏來到故里，有一天他們正在尋歡作樂時，突然接到朝廷派專人送來密件，命他密赴上海，查辦上海招商局總辦盛宣懷的經濟案件。上海招商局機構龐大，問題複雜，總辦盛宣懷的經濟問題十分嚴重，

盛的資產已積累到三千萬兩之多，朝廷上下無不感到震驚，決定派一名大員去查個水落石出。正好選中了袁世凱擔當此任，袁世凱接到朝廷的命令今後不久，便秘密隻身前往上海。到了上海立即會晤了盛宣懷。盛早有所聞，朝廷要調查他招商局的事，心想袁世凱一定為此而來，頗多戒備，為了奉承他，當晚便舉行宴會為袁洗塵。席間，盛宣懷把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名侍婢桂兒來服侍袁世凱。袁見桂兒細皮白肉具有南方美女典型的風度和氣質，遂起愛慕之心，暗示盛宣懷，要他把此女送給他。盛宣懷萬萬沒想到袁竟存非分之想，盛捨不得將自己心愛的侍婢送人，便婉言謝絕說：「如果大人有意於美貌女子，明朝我為你選一個送給你。」袁一聽極為不悅，當眾宣佈：「本官奉朝廷之命前來查辦招商局舞弊，並不是前來要什麼女子，請把你局所有賬冊交出來。」盛宣懷哪敢怠慢，連忙交出賬冊，袁攜之揚長而去。

盛見狀茫然不知所措，一夜未能合眼，終於想出一條妙計來。原來桂兒是雙胞胎，其妹名貴兒，音同字不同，以示區別，面目體態幾乎與桂兒無大差別，不特別注意，絕對看不出來。第二天，盛宣懷派人將貴兒召來，如此這般吩咐一遍，便帶到袁的下榻處。袁一見盛宣懷送來昨晚見到那個美麗女郎，心中暗喜，以為盛宣懷已甘拜下風了。便將美人留在住所，賞了來人幾兩銀子。袁世凱得了盛送的貴兒，高興極了，也不再認真查賬，應付過去就算了，他帶著貴兒返回天津，對眾多的妻妾說：「這次回家，收穫不小，又

娶了二房姨太太，給你們作伴，千萬不要爭風吃醋，要和陸相處才好！」袁將貴兒命名貴姨太，名次排第九。

袁世凱到了納貴姨太時止，已有妻妾十人，共生十七個兒子十五個女兒。自以為「洪福齊天」。

但實際生活並不是這樣。袁世凱要作皇帝前，家裡眾多的姨太太，為「妃」和「嬪」的名稱和他當面爭執起來，袁世凱曾口頭封過：大、二、三、五，這四個姨太太都為妃；六、八、九，這三個姨太太都為「嬪」（當時四姨太太和七姨太太都已經過世）。這種封法，比較年紀小的姨太太並不滿意，她們在袁世凱面前一直吵鬧不休。六姨太太說，如果不封她為妃，她就要帶著孩子回彰德去，接著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也提出同樣要求，五姨太太比較開通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當妃子，你們愛管我叫什麼就叫什麼。」但她們還是不肯罷休。袁世凱聽得實在不耐煩，說道：「你們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回去吧！」這說明他內心的痛苦。袁世凱一生好色愛女人，到現在他身受其害。從此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了，覺得食量大減，精神不振，漸漸生病，還不到五個月就不能下床了。到了一九一六年的舊曆五月初六他就逝世了，終年五十八歲。袁世凱的一生可以說是多姿多采的。他的後代在國內外事業有成的不乏其人，本來是鄉紳的袁家，由於袁世凱的關係，成了中國歷史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豪門望族，袁世凱是「時事造英雄」的英雄人物。